

“和你一样的男人太多了。”

原创 冷罐儿 沙漏狗shallowdog 2021-07-16
12:30

很明显，这道门已经好几年没换过春联。

王哥来过，李哥来过，张哥也来过，所以小齐觉得自己早晚也得来这儿。

早晚就是今天。

王哥、李哥和张哥在公司天台、楼下吸烟区和团建饭后的转场KTV都聊到过这里。小齐插不上话，但像背红宝书单词一样死死地抓住了他们隐晦笑声中间闪现的关键词，以至于他从未来过这里，但脑海中已经建立了一个VR版全息三维图。

小齐眼中的王哥、张哥、李哥。

那是一间0居室，主要是床，床上挂着一圈粉色幔子，从来没放下来过，但给你一种可以放下来让这张床撑满整个世界的安全感，床头柜上是粉色的羽毛灯，一种对于暧昧最土最低廉的想象，但就是会让你不可避免以及无法抵御地接收到暧昧的感觉，旁边叠着一摞一次性按摩垫、一次性纸杯、纸巾和安全套。

小齐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不想来，但他相信自己在过了今天之后能说服自己当初是想来的，他的任务是要在这扇门的后面找到至少一个理由。

八点，小齐出现在门前。门铃响了一声就开了一道缝。见到娜娜之前，先闻到了一股意料之中的甜腻味儿，王哥曾这么告诉小齐，那是一升以上的桶装洗发水才有的人工香精味儿。

没等小齐的目光盯住，一道人影已闪了回去，“睡过了，”娜娜说，转身去补妆。

女孩叫娜娜，这是李哥告诉小齐的，娜娜背对着小齐拉上丝袜，拉到头时自然地将拉丝处转到了一边。

“一套还是两套？”娜娜问。

“我建议哈，你直接来两套，”张哥经验丰富，“两套划算，我去她那儿一般来两套。一套完了休息一会儿，第二套半价，而且时间更长更爽。建议哈，建议，你觉得咋爽咋来。赶上饭点儿，娜娜给我做过饭。”

但小齐只是尬笑了一下，说对不起，一套就行。小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注意力全在想自己的双肩包要往哪里搁。

所幸娜娜听到了也没啥反应，只是“唰”地一下把厚重的窗帘拉开，盛夏阳光倾其所有地铺满了整个房间。

“太亮了吧？”小齐见不得光。

“你先做吧，做完一套你觉得行的话，休息一会儿，第二套我给你半价。”

“我不用了，我做完一套得上班儿了。”说完这句话，小齐才意识到自己期待这个理由可以换来某种怜悯，但娜娜显然无动于衷。

为了来这儿，小齐特意请了一上午假。他知道，从这儿离开之后，他会带着那股甜腻浓郁的香水儿味儿回到北土城的出租房里大睡一场，点一份高热量的黄焖鸡、在这场付费情事的沉溺中 **Fuck Himself** 一次，那就是小齐的第二套。

“娜娜性价比真高，我去过好多女的，都是给你随便弄弄就完事儿了，但我感觉娜娜是真的喜欢，给你仔仔细细上上下下弄个遍，通透。”张哥特意嘱咐小齐，一定要试试“冰火两重天”。

湿滑的精油让小齐有一种被羊水包围的感觉。但当娜娜嘴唇快碰到小齐时，他还是把她推开了，支支吾吾说：“我怕太爽了会上瘾。”

“怎么了？”

“没有，我真的怕太爽了会上瘾。”

娜娜没说话，定定地看着他。

“我真的、真的、真的怕太爽了会上瘾。”小齐轻抚着娜娜的头发，安慰着自己。

“那接下来干嘛？”

“要不就戴上直接来吧，我自己带了。”

“行。”

豁不出去。小齐愈发觉得自己在娜娜面前抬不起头。

“一个是我自己确实不喜欢这个项目，第二个也是看她太困了，她少一个项目也轻松。”小齐后来这样和张哥李哥王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做“冰火两重天”，“还有一个就是，第一次去，我比较着急做大的。”

小齐前后只体验了一个半体位，不到五分钟就完事儿了。这也太亏了——看到娜娜轻松赚钱，比承认自己阳痿更痛苦。

于是小齐说，“我阳痿。”

小齐觉得，承认阳痿这瞬间是他在娜娜面前最男人的时刻，因为足够直率坦荡。小齐不知道张哥李哥王哥表现如何，但他知道，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承认自己阳痿。

“做鸡，是什么感觉？”小齐突然发问。

“什么什么感觉？”

“就这份工作，这个……服务行业，什么感觉？”

“没啥感觉。”娜娜穿上一件内衣。

“是不是挺轻松的，而且不是挺爽的？”

“没啥感觉。”

好吧，她根本感受不到权力的微妙转换。甚至，可能已经巴不得我赶紧离开了，说不定她会和姐妹儿们嘲笑我的阳痿，说不定那个叫洋洋子、春水初生或夜色阑珊的姐妹儿，会调笑着说“真赚，我也想和这样的小年轻儿做”。

说不定，张哥李哥王哥会向她提到我，说不定，她会把我阳痿的事情告诉他们，可能下周，整个业务部都在窃窃私语。

干嘛要说自己阳痿？

地上散落着短袖短裤，小齐摸出特意准备的烟，但忘了带火。

“你有火吗？”

“我平时不抽烟。”

“我再在这儿待会儿，到九点。”小齐深知去了公司也做不了什么，只会继续想她。比现在更恐惧的是未来，小齐浑身还在颤抖，他绝不敢让一具如此虚弱的躯体贸然暴露在灼热的阳光下。

“你吃早餐了吗？”娜娜问。

“你吃早餐了吗？”娜娜问。

“娜娜呀，其实挺悲惨的，”一次团建之后，小齐看到了李哥最深沉的一面，“她和我说过一次，家里重男轻女，从小儿就不上学了，弟弟打架，读书不行，现在好像在做服务员。她爸赌钱，她妈好像是精神有点问题。”

为了模仿深沉，小齐向张哥转述了娜娜的身世，张哥颇不以为然：“这就一套话术，我去多了就知道了，基本上都编的，就是为了让你觉得可怜，行业内幕。”

小齐倾向于相信娜娜的悲惨是真实的。

“其实我刚才问那个没恶意，就想问问你干这行有意思不，我感觉一天天都快累死了，想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我想做鸭。”

其实小齐根本不想做鸭，他也不知道想做啥。他只是想表达对娜娜这份工作的包容态度，没想到话一出口就变成了“我想做鸭”。

娜娜笑了。

更年轻那会儿，小齐就已经有很高的工作素养了。严酷的压榨、严厉的批评甚至阴险的PUA，他都可轻松化解。这没什么窍门儿，只需要不断说服自己是一个傻逼就可以。但现在，他从面前这位成熟女性的笑中读出了一丝轻蔑，小时候和妈妈叫板的内在经验“腾”地一下窜了上来。

“怎么，你觉得我胖？我天天坐办公室，屁股大，不做女的的活儿，还不能做男的活儿？男的都喜欢屁股大的。”

娜娜又笑。

“我现在就想身体劳动。”小齐有点咄咄逼人。

“和你一样的男人太多了。”娜娜说。

“和你一样的”——小齐感到娜娜在人才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本质上，她是一个HR。

比小齐更年轻的有的是，比小齐更老的也有的是；比小齐更穷的有的是，比小齐更富有的也有的是；比小齐轻佻的有的是，比小齐深情的也有的是；比小齐茫然的有的是，比你熟练的也有的是。

小齐无从在一个成熟女人的男性图鉴里据守一个极端的位置...

“这行，能看到不同的男人，有好的。有温柔的，有给钱多的，有知道疼人的，但就是太少了。”

...综合来看，小齐这样的不大行。

“你认识那谁吗？”小齐问。

“谁？”

小齐很想知道张哥王哥李哥在娜娜的男人图鉴里占据着什么位置，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他们。小号、昵称、谎言，老油条们隐藏身份的本领，要比小齐好太多。

通过外貌描述一下呢？高矮胖瘦、秃不秃顶、戴不戴眼镜？小齐只想了一秒就放弃了，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能这个庞杂的数据库里锁定目标。

我，和张哥王哥李哥上了同一个女人。疏离的亲切，小齐觉得有点荒唐。

阳光明媚的上午九点，小齐在窗前提上裤子。

娜娜租的房比小齐好，朝南，早晨有光。光在自如值三百块钱，小齐刚来北京就算过。猛地站起来，看着西二旗攒动的人头，小齐头有点晕，右手扶了一下墙，“啪”地打开了那盏鲜艳的灯，在阳光下黯然无光。

“我走了，去上班了。”

“注意安全。”

